



類說卷第四十四

紀聞談

桂苑叢談

戎暮閑談

秘閣閑談

牧豎閑談

國老閑談

燈下閑談

翰府名談

紀聞談

碧落碑

絳有碑篆千餘字李陽冰愛之其中有碧落二字謂之碧落碑
後有識者云有十三祀龍集敦將哀子李訓等為毋造道門

元白酌和

元白酬和千篇元守浙東白牧蘇臺置驛通詩筒有云有月多
同賞無杯不共持其句皆是暗合處

空梁落燕泥

隋陽帝作詩有押泥字者群臣皆以為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
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思其出已因事誅之臨刑問道得空梁
落燕泥否隋唐嘉話亦載

重四賜緋

明皇與楊妃彩戰將比唯重四可勝速叱之果重四上悅顧高
力士令賜緋因之遂不易

出林七

胎髮筆

南朝有姥善作筆胎髮者尤佳又有筆工名鐵頭能瑩管如玉
金鼈光

于頔在南海日夜半忽如日初出忽然却黑問嶺南悉皆如此
月餘有胡客曰某月日其夜乘風方行水中有大金鼈莫知大
小兩目之光晃耀一海悉如白晝須臾却沒方知乃金鼈光所
照

僧伽觀音化身

僧伽大師西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來泗州臨淮乞地施標

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上有普照玉佛字遂建寺焉中
宗問萬回師何人曰觀世音化身

桂花叢談

冬瓜枯子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遊江湖或乘飲興即自稱俠崔作俠士
詩云太行嶺上二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
門便與妻兒別二人互推許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梁
小職得堰俗號冬瓜或戲曰賢郎不作宜此等職張曰冬瓜合
出枯子

椿兒桂子

張祐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云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
夜月中

大明寺水

淮海文使班蒙遊大明寺觀題壁云一人堂、二曜重光泉深
尺一點去水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桂烈火燃添却雙
勾兩日金蒙曰一人大字二曜明字尺一者寸土寺字點去水
旁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桂烈火燃無字
添却雙勾兩日全比字大明寺水天下無比

規圓方竹杖

李德裕鎮浙右遊甘露寺贈老僧方筇竹杖公云是大宛國人所遺竹唯此一莖而方者也後數年再領朱方到院問拄杖何在僧曰至今寶之公請則規圓而漆之矣公自此不復目其僧

望江亭月夜

甘露寺夏夜月瑩有數人自西來直抵望江亭命酒吟曰趙一能為賦鄒陽會獻書可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次日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番為蝼蟻食吟罷歎尔而散

合寺苟卒

有客至京師青龍寺寺僧不暇留連他日又來亦阻他事客怒題詩門上曰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曉其義有沙弥解曰龕龍去矣有合字時日隱也

爐火

護軍李全舉有道人云能爐火曰可求一鼎容得金二十兩者每日給藥火候足而換之莫窮歲月終而復始李善其說有金帶可及其數用火之後日日看驗日滿齋沐開之金色李信之三日內添換一旦道人下來啓爐視之不見金矣

紙蛺蝶

咸通中初進士張辭下第後多遊江淮有道術養氣絕粒有詩云爭柰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人或召飲合意則剪紙蛺蝶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或列而飛復至江上二昇去留詩云張辭張辭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即騰、處世間心即搖、出天外

戎幕閑談

資州獻龍

資州獻常太尉一龍長丈餘鱗甲悉具公置大慈殿三日為烟所薰而死國史闕書是何祥也

楊子江白黑氣

李克孝月夜登北固山有黑氣如堤自海門出橫亘江中又有白氣如虹自金山出與黑氣相交不知是蛟蜃為復是氣旬日王緯尚書卒後楊子江中有龜鼈滿江浮下悉無頭時韓相薨於城中

救世之相

姚崇問舍人齊濟曰余為相比何等入何如管晏濟曰管晏作法

雖不及後猶及其身相公前所立法今悉更之以此不及相公可謂救世之相也公曰救世之相豈易得手

古事問仲舒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即無敗政矣

神撼條

翰林院有懸鈴以徭夜中警急文書出入則引索以代傳呼長慶中贊皇為學士時河北用兵鈴數有声終不見人聲急則軍事急聲之緩則軍事慢曾莫之差元相時亦在院元詩有神撼

條是也

先父秉炬

真元中荀尚書在村墅因出夜黑迷道忽有一炬火前引而行至門見秉火者乃其先父也

神告休咎

竇參為蒲圻令有神祠欲毀之夢神曰吾害公未得者以公他日位宰相幸且相存可以預知休咎既覺入神祠祭醑以凡事之後有遷命必先報神欲相見必先具盛食於虛空內圍以簾幙左右聞二人笑語聲及參責柳州別駕曰君宜促理家事三

兩日北使到君不免矣數日王人來果有後命

玉魚符

真元中司勳郎中李迪下朝歸第夢二人黃衫引至戶外中有人曰未來須待玉魚符下也後於朝堂龍尾道上見一玉魚把玩至家果數日而卒

雞師

費雞師凡有病來告即把一雞往乃持呪呵其雞令入病者之所雞入而死病者即差雞出則病者不起時號雞師

秘閣閑談

戊與丁合及第

吳淑

趙化成初舉進士夢皂衣人曰子名化成成字戊丁也須戊與丁合即及第其年果得第

菩薩蠻詞

盧絳夢飲蔗漿有白衣婦人歌菩薩蠻詞歌罷曰後當期於峒子陂後金陵平朝廷招諭方降斬於閭闔門外峒子陂

換茶甌

江南內門押司陳詠遺失要害文書一巫占事頗驗問之云文書在東壁架上陳見神前茶甌麓念為易之及出門巫曰傳語

莫忘却茶醜子陳果尋得文書乃為換茶甌

古鏡石人物

徐鉉得一鏡照面見一眼有熊山野訪異物有石龜石桃石棗之類嘗夢人自云姓石相依附後得一石人長尺餘眉目皆具今世有石燕石蠊之類又松亦化為石隴州有魚石子置書籍中能辟蠹

方丈山麻姑

王保義為荆南高從誨行軍司馬主女不食葷血五歲能送黃庭等經及長夢渡水登山見金銀宮闕云是方丈山女仙數十

一人曰麻姑相結姊妹授以琵琶數曲自是數夜一遇歲餘得百餘曲其尤者有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後夢麻姑曰即當相邀明日庭中有雲鶴音樂文奄然而卒

七夕瓜上金梭

蔡州丁氏精於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得梭金自是巧思益進

紙鳶詩

陳維達本武夫不知書夢人以墨水升餘飲之即能識字作紙鳶詩曰人生寵辱豈能知一似翮。紙老鴟霄漢只因風送上

無風還有下來特

服朮

世說服朮忌雀鷓非鳩鷓也乃唇蛤耳外即刀衍久服朮因食蛤馮血食鳩鷓則無恙嘗有雀闖入盆池中旬日皆化為蛤後以死雀投其中則不化雀鷓氣類同也

油頭汗繡枕

陸州一妓為使客所錄一日其人出外妓堂下枕一繡枕獨寢忽見一婦人挾妓首令起曰油頭汗他繡枕妓搏之走趣堂東不見

青磁碗

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置佛像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碗以錢及金銀置之皆然自是院中富貴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擲於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尔等寧能謹飭自守卒之不歆使尔增罪累也院主尋卒

鶴名丹歌

池州鳳凰山道士趙自然夢陰真君與栢葉一枝九疊食之因食不食神氣異常為詩曰嘗歆棲山島閑眠玉洞寒丹歌時引

舞來去跨雲鷲或問何名丹歌曰鶴也

吞艇魚

李崇矩見海上沙島有大魚剖其腹得艇舡兼三死人衣服猶備

仙人換骨函

建州武夷山上忽有仙樂聲其曲似迎仙客而無節拍山中有仙人換骨函甚多在絕壁上

牧豎閑談

玉壘山閑吟景渙

真菊野菊

蜀人種多菊以苗可入菜花可以藥園圃悉能植之闌闌中買甚為不可郊野之人多採野菊供藥肆頗有大誤真菊延齡野菊瀉人如張華言黃精益壽鈎吻殺人如此類也

髮長五尺

李山甫美姿容髮長五尺餘掌沐後令二婢捧金盤承而梳之有客造焉見理髮趨出疑其婦山甫連呼方悟

十色牋

成都薛陶者營妓中尤物也元微之使蜀屢陪燕笑元公後於松花紙上寄詩云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於浣

花種菖蒲故有是句蜀中松花紙金沙紙流紗紙彩霞紙金粉紙龍鳳紙近年皆亾唯十色牋尚在

狗經

貞白先生陶景云裴真君好養白犬白雞犬名白靈雞名白精學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辟邪狗經言人家養犬純白者凶真君所言故非謬誤狗經所說民庶之家是矣

夢吞金龜

劉贇文思甚遲乃懇祝乾象乞文才一夕夢吞金龜如錢許自後大有文思孟氏朝為學士有玉堂集一日吐金龜投水中不

久而卒

施食

陳元植好食陰隲禽蟲悉蒙惠每食高原之上百鳥前後飛鳴

一夕夢緋衣人曰爾有陰德及物壽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

歲

胡孫報寃

有人畜一子母胡孫一日鷩飛下搏其子對母啄其腦食其髓胡孫哀鳴三日不食逕於厨中取肉一片戴頭上往中庭似有所伺遂巡鷩果來搏肉胡孫两手掩擘其翅齧腦食子衆人甚

為快意

翰府名談 劉芥

仁宗容諫

包拯直諫院危言正議傾動朝野 仁宗曰忠鯁之言苦口逆耳蓋有所益已設或無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

宰相坊侍郎里

西洛有五相宅乃文潞公富相玉相二張相也諺曰五鄉有宰相坊侍郎里

玉杯

韓魏公知北都有獻二玉杯公答以百金乃開宴召貴客特設一卓致杯其上將酌酒遍勸坐客俄為吏誤觸於倒玉杯俱碎坐皆失色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曰物破亦自有時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無夢二詩

有僧名無夢手持木牌書二詩云身為車弓心為軛車動軛隨何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荆與棘身為客弓心為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安寧精神管定辭君去

五相清燕之堂

張澤民元豐中死而復生云至一處若瓊瑤世界有高堂榜曰五相清燕之堂澤民詢門吏曰可得入乎吏曰此神仙所聚爾不可入問五相姓名曰呂夷簡李迪劉沆龐籍富弼也俄有呵導自中出其乘馬者貌類劉夔侍郎呼澤民曰汝何故至此下馬命坐澤民曰公今去世為仙乎劉曰吾今地主也此人間守令功行未至何敢望仙被命督役此堂今方畢工軒窓塔砌皆明玉也五相時復會此請王元澤作記邵竦篆矣澤民曰富相尚安何故先有此堂公曰三數年至矣

進士劉遁遇異人曰世人奉養往往倒置早嗽口不若將卧而嗽去齒間所積牙亦堅固今人食冷物必飲湯將其脾又何之有不若未食冷物先飲湯口之繼食冷即無患

金鑲曲

唐僖宗自內出袍十領賜塞外吏士神策軍馬直於袍絮中得金刀并詩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鑲寄千里遠鑲心終不開主將奏聞僖宗以宮人賜得鑲者為妻有情者為金鑲曲行於世後帝幸蜀其人晝夜不解衣前後捍禦

金櫻落蘇蜂糖

錢王名鏐呼石榴為金櫻目茄子為落蘇楊行密據揚州民呼
蜜為蜂糖

臨文不諱

趙斯民 仁廟時侍講乾卦至貞字不以他音代呼近侍皆掩
口公徐日臨文不諱講罷 上目送之曰真古儒也

諱吏賊惡

包拯尹京礼上之日吏請家諱公瞑目曰吾所無諱惟諱吏之
有賊惡者

宅枕乾剛貌類藝祖

王相德甫有邊功久居樞要仁廟朝有諫官言公宅枕乾剛貌
類藝祖公上章待罪云宅枕乾剛乃朝廷所賜貌類藝祖蓋父
毋所生上益厚遇

萊公妾舊桃

寇萊公少時過大梁宿邸中夢至一處翠峰流水有女童引至
磐石上與兩人對坐共食舊桃女童曰某有分趨左右公引執
其手即覺自汴回梁再宿舊邸有老姥曰吾孫女小名舊桃衣
冠家欲娶之則女大罵曰我已有人夫公曰尔試呼之少選出拜
曰此吾主也公悟向所夢遺姥銀百星售女為妾語言多有補

益後公出鎮北門燕集無虛日有善歌者公贈之束綵意尚未
滿舊桃為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
營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後公南遷雷州舊桃泣曰妾無奇功
上升於仙有薄効亦不入於鬼前世師事仙人為挾纒有臣官
為侍兒所鳩妾往戮之失於詳審孕已數月是一戮而殺二人
受譴再入輪軸宿根有契為公侍妾今將別去公當為地下主
者乃閻浮提王也天符即下宜集後事明日舊桃果卒公不久
亦亡

明皇楊妃

唐楊妃夢與明皇遊驪山至興元驛方對食後宮忽告火發倉
卒出驛回望高木俱為烈焰俄有二龍帝跨白龍其去若飛妃
跨黑龍其行甚緩左右無人維一蓬頭黥面物貌不類人望帝
去甚遠觸一危峰沉烟靄中間目則獨在一室黥面物曰某此
峯神也有一騎來受妃益州牧蚕元后倏然夢覺翌日漁陽叛
書至帝至馬嵬縊妃子死帝曰夢今應矣與朕遊驪山驪與離
同方食火發失火之兆火兵氣也驛木俱焚驛與易同加木於
旁楊字也吾跨白龍西遊之象彼跨黑龍陰暗之理獨行無左
右之助一騎馬也峰神乃山鬼也果死於馬嵬手當授益州養

蚕元后養蚕所以致系也益旁加絲縊字也帝後夢至一處題
曰東虛府又至一院題曰太一玉真元上妃院一入見太真隔
一雲母屏對坐不見其形帝曰汝思吾手妃曰人非木石安得
無情異日當共跨晴暉浮落景遊玉虛中帝曰碧海無涯仙山
路絕何計通耗妃曰若遇鴈府上人可附信矣帝既舉作詩曰
風急雲驚雨不成覺來仙夢甚分明當時苦恨銀屏影遮隔天
妃祇聽聲後思鴈府上人之言果有鴻都道士於海上仙峯得
鈿合私言而迴

玉帝賜清涼丹

呂誨獻可以言事出安州一日獨坐小軒因合目即有所見有
一碧衣童云玉帝南遊炎洲召子隨行糾正群仙自此口食天
庖身遊紫府炎洲苦熱上帝賜公清涼丹一粒公拜賜而咽之
下喉若冰雪公自知不久於世有朱明復者湘江道中見金甲
吏兵數百人公跨玉角青鹿明復拜曰公其仙乎笑而不答曰
占詩曰功行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壘塵埃我今從帝為司糾
更有何人直栢臺

賣卒死藥

管城有一道人青巾袍挾一小籃但云賣卒死藥有一弓手姓

李曰聞呂先生晦迹人間此人貨藥累日無一人買豈非以道
化人乎即往問曰人皆懼死豈有買者道人笑曰吾藥七粒服
之立死只賣七金李曰我不怕死奉納七金求藥一服道人解
瓢取藥皆深紅色君決死矣宜謀後事李得藥逢疑未敢餌至
晚又思之曰服藥七粒即死豈有是理因取服之開貼乃俗所
謂屁盤虫七枚因罵曰道人給我耳即往問之笑曰前藥已
當別與君藥又詳取七粒皆褐色李即服之道人曰他日淮浙
間相見長揖而去李自爾見飲食臭穢不近日唯飲酒數杯

帶取老漚去

封丘縣南赤岡店夜輒有恠常稱帶取漚去行人恐懼不敢過
遞鋪張德承授急遞不敢迂延夜深一姥自草中出曰帶取老
漚去德素有膽厲聲曰我帶你去可上我背姥欣然前就德捉
其兩足經縛於腰間行數里姥却云放下德不應姥求哀不已
既而言甚低身亦輕到前鋪舉視之但縛得古爛棺板一片焚
之臭聞數里啾、有声其恠遂絕

高山見李白

白龜年至高山遙望東崑古木簾幙罕地步至其旁樽俎羅列
有一人前曰李翰林相召龜年趨進其人褒衣博帶色澤秀發

日吾則唐李白也子之祖乃白居易也雖不同代亦一時人以其道同今相往復吾自水解放遁山水之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峯中帝飛章上奏見辟於此掌牋奏已百年矣近過潼關有詞曰曾向桃源深洞一曲妙歌舞鳳常記款別時明月落花烟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龜年曰吾祖今在何處曰在五臺掌功德所從昔日之志也又出書一卷遺龜年白讀之可辦九天禽語大地獸言更修功行可得仙也後龜年遊路州太守知有異術召而詢之庭下有二雀啾唧而過太守曰彼何言也曰城西民間開廩有餘粟在地共食之守使人驗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此又何言龜年曰糟中料熟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馭羊二十余口復一羊不行鞭之有聲太守曰羊不行有說乎羊言腹有羔將產生子然後就死守乃留羊月餘果產子龜年放迹方外時有人見之者

遊奕將求金光明經

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纜公曰更待之同行舟一時老岸公託以事日午天色帖然俄黑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嘆又見前叟曰某

寔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
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願得金光
明也經一部某乘其力薄有迂職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
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祇祈一公賜以三今連升
數秩再拜而去

溷獄對事

市民丘信暴卒經宿復活云初見一吏出革囊蒙吾口氣遂絕
擲于門外引首入門望其尸卧堦下又一吏曰無令氣絕此但
對事耳留一鬼以守尸俄至一處若公宇令赴溷獄對事入一

棘門汚池臭穢不可近池面有亂髮鬼吏以杖擊一髻白樵成
即出頭應焉吏曰汝通欵言某月日殺羊豕十二隻乃丘信遣
汝殺今與信對信聞其聲乃州南樵二郎也面色醜惡不可辨
呼信曰我罪逮天地子為分其十二之數以減我過信曰昨以
衆戶賽神信實主之但於子處市肉非我遣子殺也其頭復沒
穢下吏日子無罪當回矣信問此人何時可出吏曰殺猪羊踰
數萬受此苦滿數千歲方受生復割其肉以償殺者死而復生
生而復死雖千百世償之未盡

李後主詩

江南李主一目重瞳歸朝惟務長夜之飲內庫日給酒三石藝
祖勅不與酒或奏曰不然何計使之度日遂復給之李主姿貌
絕美藝祖曰非貴器也乃一翰林學士耳有詩云鬢從今日添
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又云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
愁皆意氣不滿有亡國之悲臨終有詩云萬古到頭歸一死醉
鄉墓地有高原

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

唐莊宗有從行禁旅乞叙功遷補帝終不納李嗣源為述其勞
帝曰朕亦知慶薄有軍功但見其面即憤然因舉唐太宗詩云

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

薛麟詩

薛麟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

獨擊鵲

王素為憲臺風力甚勁號獨擊鵲

國老閑

夷門隱叟君玉編

骰子選

丁謂除叅政楊億賀之公曰骰子選耳何足道哉

真塩鉄

陳恕為三司使長於心計太宗親題殿柱曰真鹽鐵

真宗在朱邸嘗造一假山甚工置酒召官僚姚坦曰此用民力聚血山耳帝即毀之以其壁寫儒行

王素為太官積食

杜鎬博聞真宗問積食起自何時鎬曰漢景帝為太子文帝曰太子食料必差殊命太官曰具兩檐積賜之此其始也

衲衣養虱

查道性淳古少寓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僧衆衲衣不洗濯以

養虱虱後仕至龍圖閣待制

太祖岸幘

太祖暑月納涼後苑召學士竇儀草詔至苑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儀退立不進太祖微笑遽索御衣儀奏曰陛下新即大位宜以禮示天下臣恐豪傑聞之解體太祖歛容謝之自後對近臣未嘗不冠帶也

北門鑲鑰

寇來公守北門虜使經由問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荅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鑲鑰非準不可

天書降

龍圖閣天書初降郡臣表賀詞皆溢美待制戚倫獨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以為祥當戒特修省以答天意

丁寇相遇

寇萊公貶海康丁晉公貴朱崖假道於雷萊公曰吾竄逐誠寃今丁來而吾僕有剛者必將報仇當防之於是聚令博奕聞丁出境乃令散

燈下閑談

夾竹桃障子

盧相國有處女性孤高每夕與一道士乘虛而去為人間之娛夫人覓之以白相國曰吾女性淡泊必遇神仙因詰其室宇所有女曰堂北壁有夾竹桃花障子相國曰汝今夕以計度線於其上翌日公令兩市昔夾竹桃花障子仍各題坊巷姓名至午間得八百百餘條有針度線者題云通化坊姓名云在元方相國亟召之道士既見入坐置酒以杯擲梁上相國仰視俄失道士婦視其女亦不知所在尋訪累年竟不獲莫曉所以

白丸子方

青杜李老世業醫術善鼓琴自言得稽康之妙因醉誤墜枯井

中至一洞門題曰玄都洞見一道士使李鼓琴奏廣陵散曲道士曰尔所製也叔夜即尔前身命酌石醴飲之又抽石架上素書展視療三十六種風白丸子方道士曰將歸配合遍療世人功滿此來令李閉目乃在青州北門外到家妻子已除服矣乃乾符三年也遂合其藥無不痊瘡後數年不喜食乃斷穀因訪枯井一旦不歸疑得路而仙矣

類說卷第四十四

類說卷第四十五

談藪

談苑

筆談

談藪

庾詵算數

齊庾詵算數妙絕武獻公蕭穎胃疾篤問詵曰當無辜否曰鎮星在襄陽荊州自少福明府歸終亂代齊名伊霍有何恨哉公曰昏主狂宵人思堯舜恨不見清廓天下息馬華山也歔歔而終

樓鼓

齊李崇為兗州刺史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懸一鼓盜發之處
槌鼓亂擊諸村始聞者槌鼓一通次聞之者復槌以為節俄頃
之間声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州置鼓自此始也時號
臥虎

奕賭宣城太守

宋文帝善奕與羊玄保棋玄保賭得宣城太守當日勅除人以
為虛受

丁公藤酒

齊鮮叔讓母病風空中語云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後求訪至訪

宜都郡見山中老公伐木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乃以四段與
之并示以漬酒法母病果安

別後闌干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泪謝曰卿勿恠我別後
當闌干

談苑

楊億

長主衣貼綉鋪翠襦

魏國長主嘗衣貼綉鋪翠襦 太祖曰自今勿復為飾主笑曰
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相効翠羽價高小民

遂利傷生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主曰家官豈不能
用黃金裝肩髀太祖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亦
可辦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

賜劉錕酒

劉錕性巧自結真珠鞍勒為戲龍之狀太祖曰移此心以勤民
政不亦善乎錕在國中多置醜以毒臣下太祖幸講武池從官
未集錕先至詔賜卮酒錕疑之捧盃泣曰臣違拒朝廷罪在不
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現太平之盛太祖曰朕
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取酒自飲別酌賜錕後陳洪進自
漳泉歸闕錢俶由吳越來朝江南後主與錕同列錕因侍宴自
言臣於數人中率先歸朝願得持挺為諸國降王之長太祖大
笑

江南遺後主銀五萬兩

開寶中趙普猶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可碎太祖曰
大國之體不可自弱當使之勿測不可不受既而後主遣其弟
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服
上之偉度

內酒坊火

太祖時內酒坊火悉以監官而下數十人弃市遺火卒縛投火中自是諸司莫不整肅

太祖生洛陽夾馬營樂其風土國初營膳宮室有遷都之志九年西幸郊祀而宮殿宿衛多不安處或見恠異遂東歸歎曰我生不得居此死當葬於此登闕臺發鳴鏑指其所曰後當葬此永昌陵即其地也

五岳祈雨
至道二年夏旱遣中使詣五岳祈雨學士草祝上自書隨其方設香再拜遣之王禹偁上言五岳視三公御署祝板已踰禮典固無親書之理上曰成湯剪爪斷髮以禱桑林之社尚無所愛矧為百姓請命豈於

海青東

登州海岸林中有鵲自高麗一夕飛海渡岸號海東青淳化中趙保忠以獻上曰朕久罷畋遊盡放鷹犬無所事此今以賜御

佛出世

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嘗曰朕聞朝廷命一舍人六姻相賀誌

以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又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朕嘗恨不得為之

太宗善白字大者方數尺小草特工常曰朕君臨天下亦何事筆硯但存心好之不能捨耳

奕棋三勢

太宗嘗作奕棋三勢一曰獨飛天鵝勢二曰對面千里勢三曰大海取明珠勢皆上所製

古棋圖十九字

古棋圖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為記交雜難下徐鉉政為十九字一天二字地三才四時五行六宮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笙十八松十九客甚為簡便

待詔賈玄

太宗棋品第一待詔賈玄時比王積薪玄嗜酒病死上痛惜之潘慎修亦善棋嘗獻詩云如今縱得仙翁術也怯君王四路饒

馮道使虜

晉天福中奏寶策加成王之號輔相中當一人為使趙瑩桑維

翰李崧咸惧將命馮道索紙書云道去遣入語妻子不復歸家
不數日北行虜主以道有重名將留之賜牛頭牙笏為殊禮道
作詩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道凡得賜悉市薪炭云北地
苦寒老年所不堪當為之備戎人頗感其意乃遣歸道三上表
乞留固遣始去更住月餘既行所至留駐凡兩月出境卽馳歸
左右曰得生還恨無羽翼公獨宿留何也道曰戎人多詐縱急
還被以筋脚馬一夕即追及亦何可脫但徐緩卽不能測矣道
歸作詩云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為朝廷不為家殿上一杯天子
泣門前雙節國人嗟龍荒冬住時、雪光苑春歸處、花上下
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風沙道在虜中有詩云朝披四襖專
藏手夜蓋三衾怯露頭其苦寒如此

盧多遜攻趙普之短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欲聞其過一日召儀
語及普所為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
公忠亮直帝不悅儀歸置酒曰我必不作宰相亦不詣珠崖吾
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攻遂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多
遜遂叅知政事作相後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其言驗也

鄰里侵舊居

楊玠仕蜀至顯官隨主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
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批狀尾云四隣伊我、從伊畢竟
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元歆基望秋風秋草正離、子弟不敢復
言言亦直而不計利害曰然必不非半時亦不計利害
時又嘗以榻側它人鼾睡負其望之意
開寶中王師圍金陵李後主遣徐鉉入朝對於便殿懇述江南
事大之理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太祖曰不須
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以榻之側豈可許它人鼾睡鉉
復命未幾城陷隨後主歸朝鉉性質直見士大夫寒日多被毛
褐曰中朝自五胡猾亂其風未改荷毡披毳實繁有徒一日見
其壻亦披毛裘責曰吳郎士流安得効此淑曰晨興苦寒朝中
服者甚衆鉉曰士君子有操執者亦未嘗服蓋自謂也

漁陽摻

徐鍇仕江左至中書舍人校秘書時吳淑為校理古樂府中有
摻字淑多改為標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者
音七鑿反三撾鼓也你衡作漁陽參撾古詩云邊城晏開漁陽
摻黃塵蕭、白日暗淑歎伏之又嘗召至清暑閣閣前地經雨
草生磚縫中薙去復生鍇曰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味

辛螫故也後主令取桂屑數斗勻布縫中經宿草尽死其博識
如此
赤烏白兔
錢昭序知通利軍至道初獲赤烏白兔表獻曰烏乃陽精兔惟
陰類告火德蕃昌之盛示金方馴服之徵

祝詞

太宗自作祝詞不成命翰林學士錢若水草云上帝之休雖眇
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閱筆思之久矣不能
措詞

杖記

党進北戎人國初為騎帥不識文字上忽問軍人中數先是軍
校皆以所掌兵甲之數細書著所持挺謂之杖記如笏記焉進
但引挺對曰盡在是矣京師市井間有畜鷹鷄者進必解縱之
罵曰不能買肉供父母反以飼禽獸乎 太宗在藩邸有鷹鷄
進忽見詰責欲解放圍人曰晉王令養進遽與錢令市肉曰汝
當謹視無使為猫所傷嘗病瘡賓佐入視疾進方擁錦衾一從
事竊語曰爛兮進命左右急捉從事批頰罵曰吾正契丹何奚
之有脚患小瘡那至於爛盖謂奚之種賊也過市見縛欄者問

汝誦何言優者曰說韓信進怒也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
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即命杖之進名進常稱暉或以為言曰
吾自從其便耳

論食魚

劉吉護治京東河決時張去華為轉運使述視會食鱠鯉為饌
去華曰南以魚為食殊不厭其腥也意輕鄙南士吉對曰運使
舉進士狀元曾不讀書尚書禹決九州有魚鰲使民鮮食易始
之九二庖有魚又庖羲氏以畋以魚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為梁
詩載嘉魚小雅云魚鰲鱠鯉國風云必河之魴載記云水潦降

不獻魚鰲不中殺不鬻於市居山者不以魚鰲為禮三月天子
乘舟薦鮪于寢庙孟秋天子食稻與魚又食魚者去乙孔子魯
人云魚餃不食趙有晉人魚食田文齊人其上客皆食有魚子
產鄭人而人獻魚子公亦鄭人解龜梁指於鼎大舜漁於雷澤
呂望釣於渭濱又何必皆南州之人去華色沮不能答

丁晉公遇呂洞賓

丁謂通判饒州日呂洞賓見之曰君狀兒頗似李德裕它日富
貴皆如之又謁張詠留詩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為二
八詠年六十四卒洞賓有自詠云朝辭百越暮三吳袖有青蛇

膽氣麗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又有飲海龜兒人
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內煮山川之
句

千字文

千字文題云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
誤耳時命令尚未稱勅至唐顯中始云不經鳳閣寫臺不得稱
勅

吳綾汗衫寫詔

唐未有朱書御札徵兵萬鎮蓋危難中以此示信昭宗以吳綾

汗衫寫詔間道與錢鏐告以國難

六帖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
諸生采集事類投餅中倒取抄錄成書故所記時代無次

獺祭魚

舊說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鱗次推積時號獺祭魚

李商隱用灰釘事

劉錯欵注李商隱樊南集有大王元茂檄劉慎書云喪其躋陵
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獨恨不知灰釘事乃

杜漢杜篤論都賦云焚康居仄珎竒雅鳴鏑釘鹿蠹商隱之雕
篆如此

鴨能人言

唐陸龜蒙狡獪多智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
彈一綠頭雄鴨折頸龜蒙大呼曰此鴨善人言將貢天子今持
死鴨詣官自言耳內養驚駭厚遺金帛乃止因問曰此鴨何言
龜蒙曰常自呼其名

題翠微詩

翠微寺在驪山絕頂舊離宮也唐太宗避暑於此後有人題詩

曰翠微寺本翠微宮樓閣亭臺幾十重天子不來僧又去樵夫
時倒一株松

赦日樹金雞

宋孝王問司天膺之後魏北齊赦日樹金雞事膺之曰按海中
星名云天雞星助為有赦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雞於闕門右
搥鼓千聲宣赦建金雞或云起於西涼呂光究其旨蓋西方主
兌、為澤雞者巽之神巽為號令故合二物制其形揭長竿使
衆人觀之

上坡下坡

李文正言令呼諫議為坡拜蓋唐舊語自外入為諫議班在給舍上歲滿度給事中八歲滿迂舍人故兩省朝諫議云君令上坡後當復下坡矣劉公嘉話載初拜諫議者給舍戲曰君何人驟居我上彼曰以我不才何不拽下著乃遷也

辜負口眼

諺曰不到長安辜負眼不到兩浙辜負口

太平興國

太宗改元太平興國識者謂太平自一人六十也太宗壽六十九中間歲內改元亦叶其數

靈棋經

靈棋經乃黃石公法南齊江謚嘗以棋占得金盃玉杯之封唐經籍志五行部有十二靈棋經十一卷蓋所傳舊矣凡一事再卜率不驗

臍裂

殿中丞王金嗜酒忽臍裂有声以盞承之得清酒斗餘而卒

周世宗作詩

周世宗嘗作詩以示學士竇儼曰此可宣布否儼曰詩門專之學王者若勵精叩課有妨機務苟切磋未至又不盡善世宗解

遂不作詩

地獄受苦

人或疑釋經所述地獄受苦之甚大長公曰律文有流三千里地甚遠徒三年日甚長造罪之初止一念頃耳

不欺神明

江南處士朱真白曰世云不欺神明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

三多

學者當取三多看讀多持論多著述多而三多之中持論為難

天雞弄和風詩

江南張必知舉試天雞弄和風詩必但以文選中詩句為題未嘗究其所出進士張某白主司言爾雅鷦見爾雅天雞有未知孰是必不能對函取爾雅檢以語之

比試制誥

張去華任拾遺上言今制誥張澹不才願得比試詔令中書引試澹果不勝去華遷補闕澹罷知制誥去華負時名雖戰勝遂為清議所鄙而澹亦當引退豈宜與新進士爭鋒亦其失也玉壺清話詳載

兩制作詩賦

晉開運中詔兩制各作詩賦一篇付禮部為考試之式李惲獨曰惲識字有數因人成事使令衣白袍入貢部下第矣胡能作文章為世模楷中不肯作

重戴

重戴者大裁帽也本野夫嵩叟之服以皂為之後魏孝文帝自雲中徒代以賜百僚五代以來為御史服之淳化初宰相學士臺省官皆令服之

盧延讓詩

唐盧延讓為詩淺近唯吳融獨重其作云必垂名宿東林云兩三條電欲為雨七八箇星猶在天言懷云名紙毛生五門下家僮骨五六街中玄上人云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八月十六夜云尺訛夢子綠應耗沒多光寄人云吟安一箇字捩斷數莖鬚又有樹上謚諏批頰鳥窓間壁駁叩頭虫

五禽以客名

李昉為詩慕白居易園林畜五禽皆以客名鵬曰閑客鷺鷥曰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龍客又慕居易七老之會得宋琪等八人為九老會

記詩

自雍熙至今三十年其能詩者今略記之楊徽之春望云杳、
煙蕪何處盡搖、風柳不勝垂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芦
花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元夜云雲歸
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徐鉉病中云向空吐、煩書字與世滔、
莫問津梁周翰山居云宿雨一番蔬甲折春山幾處茗旗香鄭
文寶春郊云百草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送別云杜曲花光濃似
酒灞陵春色老於人送人歸云滿帆西日催行客一夜東風落
楚梅劉師道寄別云南浦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愧曉猿驚歎世
云野馬飛窓日醯雞舞甕天李宗諤春郊云一溪晚綠浮鷓鴣
萬樹春紅叫杜鵑李維渚宮亭云故宮芳草在往事暮江流送
人越州云風樵若耶路霜橘洞庭秋丁謂送章南安云梅花遇
嶺路桃葉渡江舡芭蕉云錄章封事緘初啓青鳳求凰尾乍開
蘇為胡亭云春波何限綠白鳥自由飛晏殊云東陽詩骨瘦南
浦別魂消錢昭度村云黃蜂衙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自
詠云剛腸欺竹葉衰髮怯菱花春晝云人歸漢后黃金屋燕在
盧家白玉堂登樓云遠水淨林色微雲生夕陽

錢劉變詩格

近年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惟演途中云雪意未成雲著地秋

声不断鴈連天又云客亭厭見名長短村酒那能辦聖賢送僧
云宿舍孤烟起行衣夢雨涼

蘇東坡白二僧詩

楚僧惠崇東林寺云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送李堪云秋声
動羣木暮色起千山蜀僧希昼荅黃桂州云來書逢歲闕去夢
歷峯危廣南陳轉運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

輓轡躰

倡和聯句自舜作歌皋繇陶颺言賡載及栢梁聯句顏延年和謝
監謝玄暉有和武昌登孫權故城等篇梁何遜集中多聯句唐

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花車斜四韻劉白和之亦同此
四字令孤楚和詩多次韻凡聯句或兩句四句亦有對一句出
一句者謂之輓轡躰

筆法五字

錢若水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得唐陸希声得之凡五字
撮押鈎格底用筆雙鈎則點厖道勁謂之撥鐙法希声云昔二
王皆傳此法希声以授沙門誓先入長安為翰林供奉希声以
猶未達寄詩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地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
不龜手應念江頭泝泝人誓先因引薦希声於貴倖後至宰相

刁衍言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絕勁復增二字曰導送

視虛實用藥

陳昭遇善醫絕不讀書隨劉錕婦朝持藥囊曰閱數百人其風勞冷氣之後皆默識之然後視其老幼虛實按古方用藥劑鮮不愈者實未常尋脈訣也世以為神醫周所謂懸解董遇以為讀書百遍易自見是也

一目失明

錢鏐年老一日失明中朝國醫胡某曰可無療此當延五七歲壽若決膜去內障服即復舊但慮損福鏐曰吾得不為一目鬼

於地下足矣醫為治之復故凡賂醫金帛計五萬緡未幾鏐卒

築太一宮

太興平國中方士楚芝蘭上言按太一經五福太一為天太貴神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徙今當入吾五福所至民獲其祐宜築宮於蘇州太宗徙之宮城芝蘭又言祠太一於吳但福及吳民可徙築京城南三十里蘇村遂改築新改宮凡十殿曰君棋太一臣碁太一民棋太一九氣太一大游太一小游太一十神太一天太一地太一并五福為十八

洛陽宮闕似欒率天宮

西晉時有胡僧至洛陽見宮闕嘆曰此正似甍率天宮但生死之力營構非道力所成耳將終與徒衆別曰山河天下皆變滅而况人身而得長久但能專心清淨屏除三毒形數雖乖其會必同

毀銅像鑄錢

周世宗毀銅佛像鑄錢曰佛教以為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為愛乎鎮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際以斧鑊自腦鏡破之後世宗北征病疽發腦間咸謂報應

太平興國寺

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世宗為龍興倉國初寺主僧屢撾鼓求復為寺上遣中使持劍令斬首仍戒曰怖畏即斬之或臨刑無惧即未可斬即訊其僧神色自若引頸就戮上大感歎復以為寺又脩舊封禪寺為開寶寺

西土人不食肉

大中祥符初西域僧覺稱來云入此國見屠殺猪羊懸肉市肆甚不忍觀見此方人心頗惡彼西土人全不食肉上召問其所欲但求金欄架裝罽置金剛坐而已

李符知春州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適知開封府未見趙普言朱崖
雖海外而水土無它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而至者必
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乃置之死地普領之月餘符生事貶
宣州上怒未已令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卽以符知春州到郡而
卒

朱處士詩

江南處士朱貞白善嘲詠刺蝟詩云行似針氈動臥似栗裘圓
莫欺如此大誰敢便行拳帶當謁一貴人不禮廳事有格子屏風
貞白題曰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總是眼還解識人無

題棺木云久、終須要如今未要君詠月云當塗當塗見蕪州
蕪州見八月十五夜一似沒柄扇

徐鉉好鬼神

徐鉉不信佛酷好鬼神之說江南中主以楞嚴經令看可精理
旬餘日臣讀之數過見其談空之說似一器中傾出復入一器
中臣都不曉其義鉉專搜求神恠為稽神錄嘗典選、人詭言
神恠因以私禱有布衣蒯亮好為大言鉉館於門下稽神錄中
多亮所言亮嘗忤鉉甚怒不與語亮一日忽去適有異人肉翅
自廳飛出升堂而去鉉卽嘉命紙筆記之或謂鉉曰公鄙斥浮

屠之教瞿曇豈不得作黃面神人手鉉笑而不答

造五鳳樓手

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箋以詩贈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全得此無用助尔添脩五鳳樓

謁金門詞

江南成幼文為大理卿好為歌詞嘗作謁金門曲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後因案牘稽滯中主曰卿職典刑一池春水

又何關於卿哉

求通好書

開寶中虜涿州刺史邪律琮遺椎州刺史書求好通百曰無交於境外言即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可其文采甚足觀也

不動尊院

李濤為布衣時汜水閔有佛舍曰不動尊院中有不出院僧未幾寺為火焚僧衆他徙濤題詩云走却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間顛倒事八萬四千門

筆談

沈攬存中述

翰林

唐翰林院在禁中玉堂承明金奎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以下工伎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醫官待詔之類是也惟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學士院門別設復門以其通禁庭也

蛾眉班

唐制兩省供奉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

鉛黃

館閣新書淨本有悞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枝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貶之又易脫粉塗則數遍方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不脫古人謂之鉛黃盖用之有素矣

請外表

楊大年久為學士家貧請外表云虛忝其泉之從民終作莫教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飢歎死

行學士

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職史歐永叔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時號步行學士

賜功臣號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意自後蕃鎮下至從軍資深者
倒賜功臣本朝惟以賜將相熙寧中上
皇帝尊號上曰徽號正如卿等功臣名何補名實自是羣臣繼
請罷功臣號遂不復賜

黃陵二女

舊傳黃陵二女堯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于閨房則一女
當具任姒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匿以百歲後
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禮義之罪人也

諺門

歷代宮室中有諺門蓋取張衡賦移門曲榭也謝別以對曲榭
非定處

辟嘉用芸

古人藏書辟嘉用芸香草今七里香是也南人採置席人下能
去蚤虱香草之類大率異名所謂蘭孫即今菖蒲也蕙今零陵
香也菹今白芷也

野馬塵埃

莊子言野馬塵埃乃是兩物古人即謂野馬為塵埃如吳融云
動梁間之野馬韓渥云窻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為野馬恐不

然也野馬乃田間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熟時野馬陽燄即此物也

桂殺草木

楊文公談苑記徐鍇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卒螫故也然桂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為卒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為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畫韓退之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美髯乃江南韓熙載耳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謬為退之肥而寡髯後世不復辨退之遂為熙載矣

錢陌

今之數錢百錢謂之百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鋪為執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為百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再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為百輪官仍用八十至輪官錢有用八十陌者唐開元錢重三銖四參今蜀郡亦以十參為一銖參乃古參傳之誤耳

蜀道難

前史稱嚴武為劍南節度不法李白為作蜀道難按孟棻所記
曰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
嚴武為劍南乃在至德以後肅宗時難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
率領多舛誤

柘枝顛

萊公好柘枝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

善歌者

古之善歌者云當使聲中有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声清濁
高下如榮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因不同當使字舉未皆輕
圓悉融入聲中令轉喚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入謂之貫
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則能轉宮為
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謂之肉裹声不善歌謂之念曲
声無含蘊謂之叫曲

駕幸澶淵

景德中車駕幸澶淵虜騎克斥人情洶、上使人覘寇萊公方
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文莊異稟

夏文莊稟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既覺令人温之良久方

能動以數十兩綿為帳服仙茅鐘乳蔬黃莫知紀極

無雙第五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入送意甚不平謝主司啟云
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又云騏驥已老甘駕
馬以先之巨鼈不靈因頑石之在上

劉幾程試

嘉祐中劉幾累為國學第一驟為恠險之語翕然成風歐公深
惡之凡為新文一切弃黜有舉人論曰天地乾萬物茁聖人發
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曰秀才刺試官刷以大朱筆橫抹之謂

之紅勒帛榜之果幾也復數年公為御試考官有論曰主上收
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蕭稷也是時
試堯舜性仁有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
罪之誅公擢為第一及唱名乃劉輝幾易名也公愕然久之

呵硯流水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云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
直三錢

武人詩

有一武人忽吟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

向敏中大耐官職

真宗時向文簡拜相上謂翰林學士李昌武曰朕即位以來方除僕射敏中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乃往見闌門悄無一人昌武賀曰今日降麻朝野相慶公但唯、既退使人問今日有無親戚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見上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巢飲驚飲

石曼卿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困飲、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東之引首出飲復就^束東謂之驚飲其狂縱如此常臥

一卷名曰捫虱庵

杖殺醫者

李餘慶知常州果於去惡得疾甚困有鑿博士多過惡常懼為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洞泄不已餘慶察其姦扶舁坐廳事召醫杖殺之婦未及席而死葬於橫山人過墓下病瘡者取墓土著床席間輒愈

人生不宜手滑

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特雖快意不宜教手

滑諸公默然

龐相對次公子

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方進呈上問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龐莊敏為詳議官越次對曰漢黃霸字次公上額之異日復進讞上日前時姓龐者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令與在京差遣俄擢三司判官慶曆中遂入相

油繖驗屍

李慶厚知慎州嘗驗斃死人以糟載灰湯之類都無傷跡有老父曰此易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慶厚如其言果然

叫子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為叫子吹之能作人言常有病瘖者為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頰之作聲如傀儡子其冤獲申亦可記也

奪崑崙關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大張燈燭首夜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二鼓後青稱疾暫起令孫元規暫

主席數使人勞坐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關矣

王元澤辨獐鹿

王元澤數歲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問雋何者是獐何者為鹿雋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邊是獐

摸鍾辨盜

陳述古知浦城縣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述古繼曰某廟有鍾至靈能辨盜為盜者摸之則有聲不盜者摸之無聲以惟之陰使人以墨塗鍾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惟摸之出

驗其手皆有墨唯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為盜

郭索鈎輶

歐公愛林逋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鈎輶之句鈎輶鷓鴣也李群玉詩云方穿誥曲交加路又聽鈎輶格磔聲郭索蟬行兒也楊雄太玄曰蟬之郭索用心躁也

韓杜詩文

韓退之羅池碑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良辰又蕙葳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欵相錯成文則語健耳如老杜紅飯啄餘

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完韓退之雪詩舞鏡
鵝窺沼行天馬渡橋亦效此體然稍牽彊矣

城南聯句

退之城南聯句曰竹影金瑣碎乃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題中有
日字則可

富貴詩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目所驚耳如貫休云
刻成箏柱鴈相挨此下里鬻彈者皆有之常楚老蚊詩云十幅
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為裯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

崔護詩

小說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
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意未完改曰人面祇今何處在
至今傳此兩本唯本事詩祇今何處在唐人詩大率如此雖兩
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耳

字學

王聖美治字學以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
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淺小也水之小
者曰淺金而小者曰錢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義為義

也

北紅兒詩

揚大年因奏事論及北紅兒詩不能對甚以為恨遍訪北紅兒詩終不可得忽見鬻故書取視之乃北紅兒詩也按據言北紅兒詩乃羅虬所為凡百篇當時但傳其詩不載名氏大年亦偶忘據言所載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云俱化為餓殍作孚字押韻杜牧杜秋娘詩云厭飫不能飴乃乃餽耳若作飲食當作音飲陸龜蒙藥名詩云鳥啄蠹根回乃是鳥啄非啄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雩事文字時斛斯椿已有此謬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

盧宗回詩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人盧宗回一詩云東來曉日上翔鸞西轉蒼龍拂露盤渭水冷光搖藻并玉峰晴色墮闌干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表裏觀暫輟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長安

靜中有動

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王荆公以對鳥鳴山更幽宋玉籍詩對蟬噪林逾靜上下句只是一意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則

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

破錢彈琴二詩

毗陵士人家有女子年十六能詩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
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彈琴詩
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
元自不由人雖有情致非女子所宜

論文章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崇韻學論文則欲
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字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

尽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
躰制漸多如傍蹉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三十四
格十九圍四声八病之類如徐凌云倍遊馭姿騁纖腰於結風
長樂鴛鴦奏新声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鍾勞中宮之緩箭
雖兩長樂意義不同此類為傍犯如九歌蕙葳蕤兮蘭籍真桂
酒兮椒漿當日蕪蕙葳對真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
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皆為
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
声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

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
吐月殘夜水明樓唐名賢詩多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
無一二

洛中同甲會

文潞公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司馬旦等三十人皆年七十八嘗
為同甲會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
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談清壘、風盈席素髮飄、雪
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各執四筆法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
屈折處亦當中無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書中此
用筆之法也

晉宋墨迹

晉宋人墨迹多是吊喪問疾書簡唐正觀中購求前世墨迹甚
嚴非吊喪皆入內府士大夫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故流
傳至今

板本書籍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以後典籍皆

為板本

艾壯

醫用艾一灼謂之以壯者以壯人為法也

鬚髮

髮屬於心稟火飛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為鬚下為勢故女子官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於男子則知不屬腎也

散隸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穎蔡君謨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四明醫僧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許元為發運使奏謂京師方欲入對其子疾亟奉真白脾已絕死在明日元曰固知不可今當陞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諸臟已衰唯肝獨遇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曉乃能張目啜粥明日漸蘇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後三日果卒

吳鈞

唐詩多有言吳鈞者乃名也乃為今南蠻謂之葛黨刀

進退兩難

尹師魯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後忽手書與范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沐浴衣冠隱几而卒文正來哭之師魯舉頭曰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死生長理也希文豈不達此乃揖而遊俄頃又舉頭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胃中歟

鄭夷甫立化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殆不可堪久之金山一僧談笑間化去夷甫歎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乃從佛者授楞嚴經歲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然放懷預知死日至期沐浴更衣親督人洒掃園亭及焚香擇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

揭諦呪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沈文通知杭州禮為上客文通常學揭諦呪未有人知捷曰舍人誦呪何故闕一句既而思之果少一句又云更三年為翰林學士壽四十歲當為地下職任事權不減

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當衣衰經視事文通驚曰此夢樂道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果為學士丁母喪年三十九歲明年秋無疾而終捷常持如意輪呪靈變尤多餅中水呪之則涌立畜一舍利晝夜轉於琉璃餅中捷行道遠之捷行速則舍利亦行速行緩則舍利亦緩

石曼微行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為不逞者所窘為街司所錄曼謂卿主者曰只乞就本府科史款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文章之病

司馬相如叙上林曰丹水紫淵灑澹涇渭入川分流相背而異熊灑漾漢漾東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太湖如何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栢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十尺無乃太細長也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九畝乃五丈四尺如此防身之身乃一餅乾耳此亦文章之病也

三班借職詩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為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叅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南郊儀仗司牒

蔡景繁為河南軍巡判官緣事至留司御史臺閱按牘得乾德中回南郊儀仗使司牒云准來文取索本京大駕鹵簿勘會先於清泰年中末帝將帶逃走不知所在

題壁

有故相遠派在姑蘇題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

璋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入其入往湖州依龐九

吳中一士人好附託顯位時御史李制知常州龐相莊敏知湖州士人遊毗陵飲倡家顧駟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看來俄傾郡厨以飲食至甚為豐腆有葶醫適見其事後至御史家因及之李捕駟卒乃授士人教戒就使庖以給坐客耳士人亟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唁之曰倉卒當何所謂士人應曰且往湖州依龐九

醋浸曹公

吳人多謂梅子為曹公以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為右軍有士人遺醋梅與燂鵝作書云醋浸曹公一甕湯燂右軍兩隻

霜信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

東夷人海舡

嘉祐中崑山海上舡桅折風飄抵岸舡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見人皆慟哭言語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可不讀行則綴如鴈行自出一書乃唐天祐中告授七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文一書乃是上高麗表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知縣韓正彥犒以酒食為之治桅、舊植舡上不可動為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大喜

撒殿

熙寧中朱輦國人貢乞用國俗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以金蓮花杓珠向御坐撒之乃其國至敬之禮朝退有司掃徹得珠十餘兩

旁不肯虫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虫方為秋田之害忽一虫是如土中狗

蛸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蚤則以鉗搏之悉為兩段旬日子方皆盡歲以大穢其蚤舊曾有之土人謂之旁不肯

江湖行舡

江湖間惟大畏風冬月風作有漸可以為備惟盛夏風起顧盼間往、罹難大凡夏日風作于午後歆行舡者五鼓初起視四際無雲便可行至巳時即止則不遇暴風矣

關中無螿

關中無螿螿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螿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人家有病瘡者則借去懸門戶徃徃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

識也

三不得

陳秀公治第潤州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

武臣上殿直說

慶曆中河北大水 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授使臣到閔上問河北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曰如喪考妣上詔閣門今後武臣上殿並須直說不得文飾

雨雹

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雞卵者小如蓮茨悉如人頭耳目
鼻皆具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

類說卷四十五



